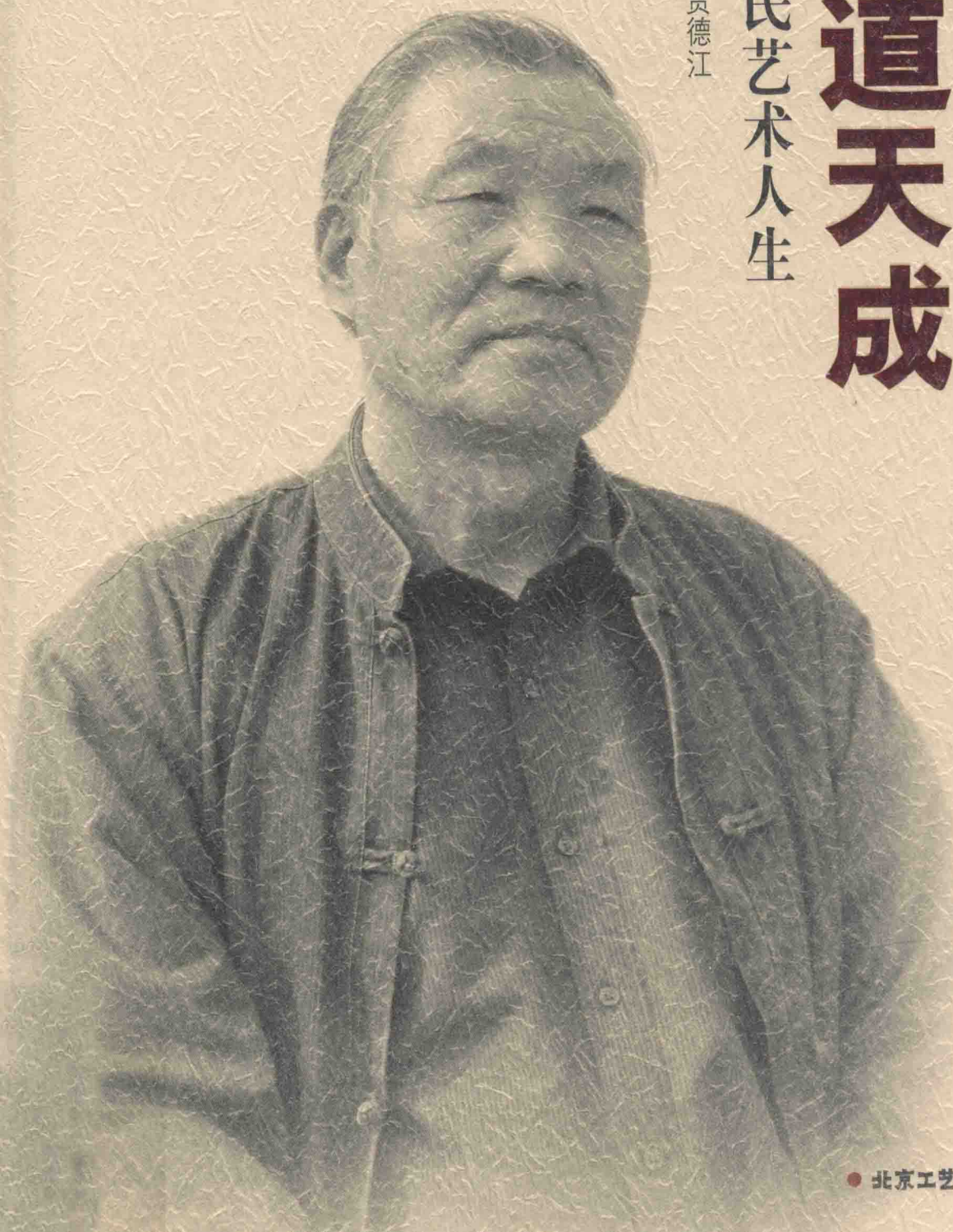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美术家艺术研究

艺道天成

齐辛民艺术人生

● 主编 贾德江



●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美术家艺术研究

艺道天成

齐辛民艺术人生

● 主编 / 贾德江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道天成: 齐辛民艺术人生 / 贾德江主编. —北京: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13.1

(中国当代美术家艺术研究)

ISBN 978-7-5140-0248-5

I. ①艺… II. ①贾… III. ①齐辛民—生平事迹 ②齐辛民—写意画—花鸟画—绘画评论 IV. ①K825.72 ②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7408 号

责任编辑: 陈高潮

装帧设计: 汉唐艺林

责任印制: 宋朝晖

中国当代美术家艺术研究

艺道天成——齐辛民艺术人生

贾德江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 16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0399 (编辑部)
(010) 64283671 (发行部)
传 真 (010) 64280045/84255105
网 址 www.gmcb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汉唐艺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品墨缘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5140-0248-5
定 价 98.00 元

齊家民





我是凭感觉作画，这种感觉来源于生活体验。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对景写生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把生活中的感知运用到作画中；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乖巧敦厚、长短曲直、疏密多寡、轻重缓急、高低主次、情理是非、有条不紊等亲身体验和感知结合到作画中。但是，往往在生活中大都能分出个青红皂白来，面对自己的画面时往往就分辨不清了。常说的“一花一世界”、“画中的哲理”都是来自于生活。生活和作品密不可分。

——齐辛民

目录

002	灵韵笔墨 犷放野趣 ——齐辛民的写意花鸟画 邵大箴	004	艺道天成 ——写意花鸟画大家齐辛民的艺术人生 秋萍	128	我读《辛民画集》 廖静文	132	吾侪之翹楚 吾辈之骄傲 刘曦林	136	大拙 大巧 大气 大境界 ——读齐辛民画随笔 鲁慕迅	140	齐辛民知道齐辛民 谈士屹	144	大匠之风 大道天成 ——齐辛民大写意花鸟画艺术 贾德江
150	翰墨凝真情 丹青颂故园 ——《齐辛民、刘玉华师生展画集》前言 刘玉华	154	齐辛民艺术大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汪为胜（整理）	172	案头碎语 齐辛民	182	随缘自说 齐辛民	184	艺术年表	196	作品赏析		

目录

002	灵韵笔墨 犷放野趣 ——齐辛民的写意花鸟画 邵大箴	004	艺道天成 ——写意花鸟画大家齐辛民的艺术人生 秋萍	128	我读《辛民画集》 廖静文	132	吾侪之翹楚 吾辈之骄傲 刘曦林	136	大拙 大巧 大气 大境界 ——读齐辛民画随笔 鲁慕迅	140	齐辛民知道齐辛民 谈士屹	144	大匠之风 大道天成 ——齐辛民大写意花鸟画艺术 贾德江
150	翰墨凝真情 丹青颂故园 ——《齐辛民、刘玉华师生展画集》前言 刘玉华	154	齐辛民艺术大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汪为胜（整理）	172	案头碎语 齐辛民	182	随缘自说 齐辛民	184	艺术年表	196	作品赏析		

灵韵笔墨 犷放野趣

——齐辛民的写意花鸟画

■ 邵大箴

在当代我国花鸟画坛，齐辛民先生是一位有卓越艺术成就的艺术家。他的花鸟画有扎实的笔墨功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犷放的野趣。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艺术风格的独特之处，那就是既文又野，不拘成规，独具一格。

我国花鸟画有深厚的传统，传统经验积累愈深，文气愈足，方法、规则也愈成熟，这对后人有多重影响，积极的一面是可以“亦步亦趋”，掌握成规，便于接近前人成就；消极的一面是，易使人产生错觉，似乎仿照古法，便能步入堂奥，而不思也不敢有所变革和求新求异。纵观中外艺术史，凡有所作为的艺术家无不是既谙熟法则、规矩，又敢于破法则、破规矩的不安分守己者。中国花鸟画，不论是院体还是文人画风，千余年来一座座丰碑林立，值得我们虔诚地膜拜和深入地学习、研究，但它们绝不是我们模仿的对象。对这一极普遍的道理，画界并非人人有所认识，更难说有真正的理解，这就是我国当代画坛之所以众人面貌相似的现象比比皆是的原因所在。而齐辛民之创作与许多人不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他对画坛风格雷同现象很早便有自觉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懈地奋力进取，追求画自己内心的感受，经过长期艰苦探索，终于取得丰硕成果。

齐辛民自幼爱好画画，但少年丧母，家境贫寒，经过刻苦努力考入山东艺专，1963年毕业。当时，我国美术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学院教学强调实用的为政治服务，主要传授以素描造型为手段的表现方法，专业性的国画训练很不系统。不过齐辛民毕竟受到了一些谙熟民族传统绘画的名师指导，有心往中国画的方向发展。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基层文化馆做普及工作，业余时间专心研究水墨画，日积月累，获得不少体会并取得成绩，受到社会的关注，终于在1986年调入淄博书画院，成为一位专业画家。

用齐辛民自己的话说，他是“大半生苦苦行走在坎坷的求艺道路上”。道路虽然坎坷，但每一步他都留下了自己踏实的脚印。从学生年代起，他便以过人的艺术聪慧，受到同学们的羡慕。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也没有放弃对绘画技巧和原理的钻研，他是有艺术天赋的苦学派。而这天赋的重要表现，不仅在于绘画技巧的纯熟，而更在于对艺术有

深入的认识和理解，懂得艺术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资源，吸收营养，作画要用心、动情。他对前辈花鸟画大师从潘天寿、齐白石直到徐渭虔诚地崇拜，但他十分明白，要师其心而不是师其迹，决不能重复前人的艺术面貌。他从现实生活中获得艺术灵感，苦苦地咀嚼自己的生活体验，寻找用异于他人的绘画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和心境。他说：“我的故乡淄博是我生长的根基，我的艺术之根深扎在故乡的土壤中，是故乡的水土养育了我，故土难移，脱离就会枯萎。”他作品中的题材并无特异之处，都取自他家乡的所见所感，农村中天真无邪的儿童，他熟悉的花草和飞禽走兽……齐辛民讲究表达方式，他有不同于别人的视角，写物象之形，但不拘泥于形似，而求其神韵。他善于捕捉和夸张客观对象具有特征的动势和神态，用刚健有力而富有感情的笔墨加以描写。在章法和构图上敢于破陈规，立新意。被他描写的主要对象或安排在大片空白中，或置发在有物象的背景中，随意自由，变化多端，似乎凭一时灵感即兴涂抹，实则构思缜密，别出心裁。构图如此，笔墨同样在“放肆”中把握尺度。所谓放肆，长线短线，自由穿插，虚虚实实，重重轻轻，曲折顿挫，墨色不求一般平和、悦目，浓、淡、干、枯、湿……无所不用其极，求在强烈变化中大致的协调；他敢于用色彩，原色、调和色，在有意、无意间使之与墨的块面形成呼应关系，技巧高明，令人折服。

绘画创作的奥秘在有法与无法之间，中外无异，只是中国画运用灵便的毛笔和较为单纯的色彩，更有助于作者在这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齐辛民在看似错笔、误笔中，创造不似之似、不真似真的境象，说明他对艺术创作中的一些特殊原理很敏感，且善于灵活运用和发挥。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创造又要异于生活原型，比生活原型更生动、更有情趣和更能开启观赏者的心智。同样面对客观物象，作者头脑里会有不同的“真实”观，而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中的错觉与幻觉因素不可或缺。幻觉和错觉为艺术虚构提供了资源，从而使艺术作品获得无法替代的艺术魅力。当然，不同性格和素质的艺术家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以及运用幻觉、错觉的方法，掌握不同的虚构技巧，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面貌。而齐辛民在这方面似乎有过人的才赋，这种才赋或许还得益于他幼年在故乡生活中获得的熏陶，得益于他对民间艺术的爱好与研究。

齐辛民坚持凭自己的感受作画，不追求时尚，不一味追求文雅，一贯保持不媚俗的性格，使他的作品自然流露出一种天真、稚拙、质朴，并带有狂野、怪诞意味的美感，呈现出可贵的异彩。

齐辛民不愧是一位画界的奇才、鬼才！

艺术之路

艺道天成

——写意花鸟画大家齐辛民的艺术人生

■ 秋 萍



有人说，人生是一首诗；
有人说，人生是一条河；
我说，人生是一本书——它从你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了书的首页，
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合上最后一页就是封底。
每个人的书，虽然因主人公出身背景和工作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但它却是同样因真实而感人。
感谢上苍的恩赐，我有了与辛民的姻缘，
也有了我对齐辛民人生与艺术的解读。
于是，有了这本与众不同的书。

——题记

画家的童年

和齐辛民在一起的日子里，总是听到有人问他，小时候学画画，受了谁的影响？他总是摇了摇头，说“没有”。他没有一个童年学画的经历可以讲给别人听。画家的童年没有画。

齐辛民，原名叫齐新民，辛民是他在祖父去世后他自己用的笔名。

1935年，他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一个小村庄。那是一个被四季流水的小河环抱的村庄，远处有静静的山冈，地头上有星散的野花，不时地传来鸡叫狗吠之声，打破村庄的寂静；那里野旷无声，民风淳朴，没有罪恶与虚伪，只有劳作与自足，人们忍受着生活的苦辛，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

据说，辛民祖父的上辈在这里是个兴旺而富有的大家族。他们家那个被封住的大车门地上的辙痕就是见证，那是当年套着马匹拉着大车进进出出的一个门；还有一个大门正

中挂着蓝底金字大匾，上有“乡饮大宾”四个字。辛民还记得他家的一些旧家具上印有“积善堂”的标记。曾祖父是兄弟三个，有两家被划为地主。辛民的祖父兄弟四个，分家时把土地分为了四家，被化为中农。祖父排行老三。在辛民的记忆中村里人对祖父很客气，见面都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三掌柜”。虽然在那时辛民对这“掌柜”的地位和身份的含义不清楚，但从村里乡亲对祖父那种尊敬的态度上，他明白祖父在村里是个很有威望的人。

辛民父亲是祖父的单传嫡子。听祖父说，辛民父亲从小就不愿意上学堂读书，家里人没有办法只好任他自由。父亲乐于在农村天地无所约束，因此一直守在家乡农田干农活。但父亲是个有“手艺”之人，正因为“手艺”的不一般而使他备受乡里乡亲的敬重。其一是施针和拔罐子治病的手艺好。父亲凭自己悟性摸索了一套“本针法”，这种“本针”是我们那里民间郎中用的针，就像现在中医用的针灸一类，所不同的只有一根三棱针。辛民记得，他每次得感冒时，都是父亲给他按摩、扎针，然后喝一碗热姜汤，蒙上被子，感到又憋气又闷热，很快就会捂出一身大汗，感冒很快治好了。村里乡亲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只要在家门口冲里面的父亲喊一声，父亲就会放下手上的活，甚至正在吃饭也会立即放下碗筷帮人诊治。虽然治不了大病，但来人都会在父亲的手下按摩一时半会，再扎上几针，每扎完一针，就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用力捏出许多血，或拔上一两下火罐而“针到病除”。为人治病回到屋里的父亲仿佛比病人还高兴，大有一种救死扶伤的成就感。其二是父亲爱好练拳习武，有一身好武艺。他经常在一早一晚的时间，一个人在自家的院子里耍上一套拳脚，不论严寒酷暑，从不间断。在父亲那个年代，家乡的男子习武是很平常的事，不只在他们村子里，周围邻村的男人都有习武的习惯。一是为了强身健体，二是为了保护家人和维护家园的安全。因此，有一身好武艺的男人，都会受到本村和邻村乡亲们的羡慕和尊重。当时辛民父亲是属于村里武功好的人，在比武时多数胜于对手，很多人都经常地围在



1944年（大约），齐辛民祖父的遗容（在日伪时期贴在良民证上的）



齐辛民的二爷爷



齐辛民的继母我的婆婆——一位勤劳、善良的老人。婆婆在随我的日子里因为我们还没有相机，没能给老人照下几张照片。这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向辛民的大妹妹要来的，也是婆婆唯一的一张照片

他身边，愿意和他交友习艺。这一切都奠定了父亲的威信和好人缘，父亲也和祖父一样都是很受人尊敬的人。

辛民的母亲出身贫寒，能吃苦耐劳，嫁给父亲后，先后为他们齐家生养了三个孩子——两个妹妹和他一个男孩。由于家境随着战争和事态的变故越来越艰难，接下来母亲就开始多病起来。辛民六岁那年，母亲生下小妹妹四个月后就因病离开了人世。辛民极力地回忆那时的情景：“我模糊地记得，那时在自家的院子里有棵小树，我之所以记得那棵小树，是因为树下好像是拴着一头羊，那应该是母亲去世后祖父买来挤羊奶喂妹妹的奶羊。家里上上下下没有女人还是不行，幼小的妹妹没有几个月就病死了。”对于大妹妹，辛民只记得她是一个又黄又瘦的女孩，因为得了肺结核病，在那个年代是一种不治之症，在十六岁时，离开了人世。

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在辛民的成长过程中，母亲没有给幼小的辛民留下过多的印象。他只记得母亲很温和，从不无理地吵骂孩子，总是耐心地以理服人，让孩子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懂得做人的道理。更多的情况是后来祖父告诉他的，说他母亲性格坚毅要强，有着善良、勤劳、淳朴的美德，不仅宽以待人，和邻里相处和睦，而且和祖母感情十分融洽。处好婆媳关系在那个年代尤为难得，母亲因此在村里很受乡亲的拥戴。

母亲去世后，父亲很快又另娶成家。从小与祖父一起生活并一直得到祖父呵护的小辛民，本来就很少和父亲在一起，这种家庭的变故使他无形中在心灵与感情的依赖上，渐渐地更贴近了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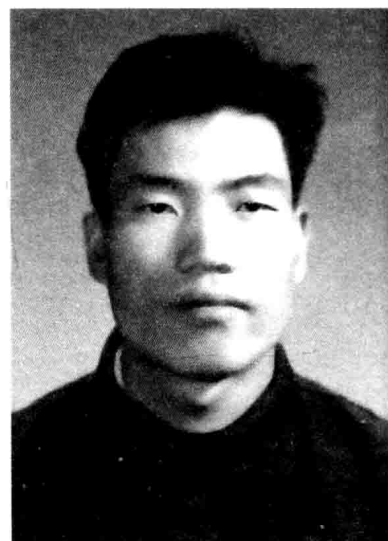
与祖父相依为命的齐辛民，很少有和父亲交流沟通的机会，父亲的几点“手艺”也丝毫没有影响到辛民。无意中辛民却听到父亲新娶的继母说他“命硬”，生辰八字里相克降临在他家里的女人。因他的出生虽使齐家后继有人，但却给齐家女人带来不幸，先是他母亲，再就是他出生不久的小妹妹，最后是他的大妹妹都被他克死，辛民16岁那年祖母去世。辛民并不十分明白他的命硬在哪里，但是经历了太多失去亲人

的不幸,使自小怯生、内向、倔强的辛民变得更加寡言少语。他常常拿着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那条死胡同里,总是面朝着墙,一双小手抓着几根苇草在那不停地编呀、编呀,做成一个个苇编家具、草鞋等手工艺品。他神情专注地在那儿一坐就是半天,直到身后有人喊他吃饭,他才放下手中编的东西,顺着墙根回到屋里。饭桌前,他总是站在那里等着大人把干粮递到他的手中,很少自己伸手去拿。据辛民家族中的九叔和九婶回忆:“他生性沉默不爱言语,但却心灵手巧,经他手中做的东西精致又漂亮。他从小体弱多病,但天生聪慧又乖巧听话,很讨大人喜欢,特别是祖父对他更是疼爱有加。而他自己总是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一样,不爱在大人面前凑合,总爱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一件东西发呆,一看就是半天。”辛民回忆说,他爱坐在院里的死胡同头里编织东西,是为了不用和来家里的外人说话。因为他们家中总是有人出出进进,特别是家族的奶奶婶婶们总喜欢来继母这里聚。而到了傍晚,他却时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河边,看夕阳下变化多端的水面,特别是清风吹过后,那水中摇曳的芦苇倒影,那波光粼粼、色彩斑斓的奇妙,最令他入迷。在秋天里,他跟着祖父到村外老远的地里干活,他最爱躺在地里看大雁从天空飞过。那时的天空才是真正的蓝天白云,那从蓝天白云间飞过的大雁群,在“嘎嘎,嘎嘎”的低沉叫声中,一会排成“一”字形,一会排成“人”字形向南方飞去,那阵容那阵势真是感人,每每看过后,都足足地使他兴奋好几天。

辛民说他家的传统观念比较重,父亲后娶的婶子更是如此,而且是个崇尚信仰的人,现在想想应该是信佛之类的什么教。辛民受到的旧式家教很多,比如吃饭不能摇头晃脑、不能吧嗒嘴;用手拿干粮时不能冲着手的“虎口”(拇指与食指中间)咬,有虎口夺粮之意;吃馒头、夹菜要从边上开始;在座的长辈还没有动筷子,晚辈不能先吃;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小孩子的动作如果太“猴”气,家长就说是一身穷气,没有福相;人不能做坏事,若做了坏事,就是伤天害理,就会被老天爷电打雷劈,死后到阴间被阎王爷制裁。辛



齐辛民的九叔与九婶夫妇



1957年的齐辛民



1950年的齐辛民



1953年的齐辛民



1958年的齐辛民

民常受家长叮嘱：不要跟别的小孩打架，别人打你的时候就快跑躲开。总之，辛民接受这种类似的礼教太多，一言一行都要受规矩的限制，以至于辛民到现在也从来没有逞强斗胜的习性。辛民的童年，体质较弱，言语不多，不太活泼，从不惹是生非，这一点除了本性都与家庭的教育有关。有的时候和小朋友玩，如一起练摔跤，多是被人摔倒，吃亏的事常常落在他的身上。他记得上小学时，曾被一个姓路的同学打得几天都不能上课；在山东艺专学习时遭批判、遭诬陷，“文革”中挨批斗……面对这些他都以沉默态度面对，有时以“吃亏是福”安慰自己。他觉得若要每每强硬反抗，矛盾会无限升级，其结果必然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会出人命危险。

童年时代，在他印象中还有很多想起来很开心很难忘的事。比如在下雪的冬天，当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后，饥饿的麻雀常常飞到院子里到处觅食。他和家族里几个孩子就在院子里扫出一块空地，然后把小米等食物撒在空地上，在上面用一个大筛子半罩着，再用一小段木棍撑起筛子的一边，木棍上拴着一根细绳子，一直拉到屋里。小伙伴们躲在屋里一起守着，等到麻雀确认安全后落到空地上，小心翼翼地跳到筛子下吃食时，便使劲把手中绳子一拉，刹那间小麻雀就被筛子扣在下面。大家一哄而上抓住了麻雀，嘴馋的孩子们就在大人的帮助下将麻雀或烧或煮，不用多少时间小麻雀便成了口中的美味佳肴。开心抓麻雀后的小辛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近乎残忍的一幕，他选择的是闷闷不乐地离开。2011年，辛民依照这样的情景画了一幅《捉麻雀图》，题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此告诫，不义之财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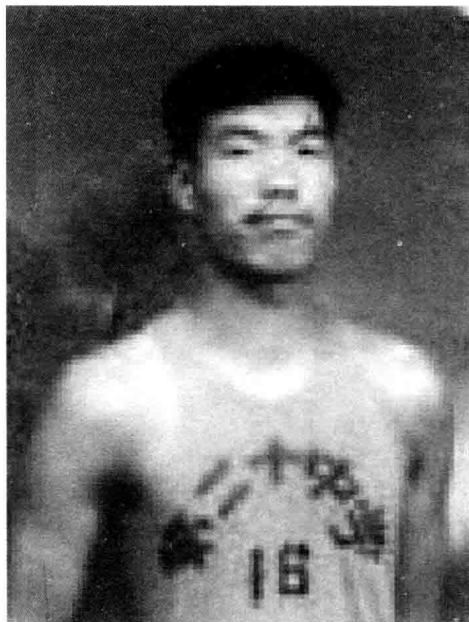
有一天，麻雀“吧嗒吧嗒”地啄窗户纸声，把他吸引了过来。他看到麻雀在屋外的窗户上，用嘴巴正在啄吃糊窗户纸上的糍糊。透过窗纸麻雀的影子看得很清楚，仔细观察后，他发现这是抓麻雀的好机会。于是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窗里的土炕上守候，等到窗户外面的麻雀再飞过来落在外面的窗棂上，用坚硬的嘴巴去啄吃糊纸的糍糊时，窗内的辛民悄悄地抬起手来，轻轻地将麻雀的一只小脚按住，在麻雀拼命挣

扎后，还是被他伸出的另一只手把麻雀牢牢地抓在手里。由于怕自己把窗户纸撕大或伤着麻雀，辛民的小手被划破了皮。这个时候的他根本不会顾及自己受伤的手，而是把麻雀捧在手里看呀看呀，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够，然后还会小心地把家里玉米饼捻碎了放在手里喂它。可是，逮住的麻雀一点也不吃他手上的粮食，小辛民很奇怪也很不解。他只好把麻雀小心地放在自己编的鸟笼里，再找来祖父喝酒用的两个小酒盅，分别放上小米和倒上水一起送到鸟笼子里面，自己就躲到一边静静观察。心想：我看着你的时候你不敢吃，你不饿的时候也不会吃，现在我要你看不到我，等你饿极了，你就一定会吃了。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了，麻雀一粒米也没有吃，一滴水也没有喝，眼看着麻雀的脖子一天天地鼓胀起来，像吹了气一样，很快就死了。辛民看着守着米和水而饿死的麻雀，惊呆了！祖父告诉他，不管是麻雀还是任何的小鸟，它们都有自己的家园，都习惯自由自在地活着，宁死也不苟且偷生，这是一种鸟性。辛民含着眼泪把麻雀埋在了院子里的墙根下，一直难过了很多天。这件事，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很深刻印象，也给了他很大的震撼：小鸟都能做到宁死不屈，何况我们人呢！

记得儿时，辛民家的村庄被两条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小河环抱。农忙时节家里大人都下地忙农活去了，他们这些孩子便自由自在起来，整天在河里嬉戏玩闹或在地里摸爬滚打，有着玩不尽的乐趣。特别是秋天地里待收获的果实更是对他们有着极大的诱惑。比如田里的豆荚、玉米在没有收获之前，孩子们就会在远离大人视线的地头田边，偷偷地从田里弄来了豆荚和玉米，再将拣来的柴草燃起篝火，然后举起一把豆荚让冒起来的火苗把豆子烧得“啪啪”直响，不一会，就散发出扑鼻的豆香……还有玉米，他们也是带着玉米身上的苞米皮一起烧，直到把包着玉米的皮烧黑烧成灰，玉米也就熟了。而更吸引辛民的却是在玉米地或大豆地里叫声不止的蝈蝈，那小东西在地里的豆棚瓜架下蹦来跳去，辛民跟在后面来回穿梭地跑呀找呀，可就是没有别的小伙伴抓得快、



鸟为食亡 2011年 68cm × 68cm



1957年，齐辛民在山东济南第二十中学时，打篮球穿的队员服